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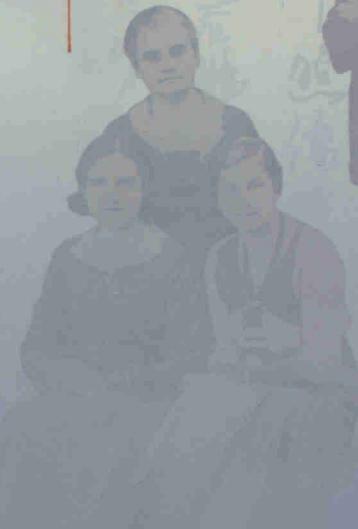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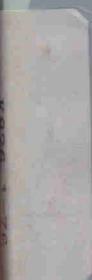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友谊

地久

天

长



◎ 彭一万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 陈一凡著  
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友谊地久天长/彭一万

—江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8

ISBN 7-210-02011-X

I. 友…

II. 彭…

III. 作品集,人物传—文学

IV. I21

**友谊地久天长**

彭一万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西湖文化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4.875

字数:113千 印数:1-1100册

ISBN 7-210-02011-X/I·368 定价:7.80元

---

**江西人民出版社地址:**南昌市新魏路17号

**邮政编码:**330002 **电报挂号:**3652 **电话:**8511534(发行部)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五四”运动中的汪德耀.....	1
<b>烈火熔铸友情</b>	
——汪德耀与革命先驱者赵世炎.....	5
汪德耀与露丝.....	8
巴黎夏夜访露丝 .....	42
<b>“有求必应,有信皆回”</b>	
——汪德耀与罗曼·罗兰 .....	45
<b>富有正义感的大文豪</b>	
——汪德耀与罗曼·罗兰 .....	50
<b>希望多写伟人传</b>	
——汪德耀、罗曼·罗兰、甘地 .....	52
<b>热情对待小人物</b>	
——汪德耀与罗曼·罗兰、列夫·托尔斯泰.....	53
<b>将《从军日记》译成法文出版</b>	
——汪德耀与罗曼·罗兰、谢冰莹、戈宝权 .....	54
<b>译作架起友谊之桥</b>	
——汪德耀与罗曼·罗兰夫人、露丝.....	56
汪德耀与徐悲鸿 .....	64
汪德耀与张玉良 .....	67
汪德耀与蔡元培 .....	70
汪德耀与谢冰莹 .....	75
<b>方君璧的“没想到”</b>	
——汪德耀与方君璧 .....	79
汪德耀与方声洞一家 .....	84

<b>一片丹心照汗青</b>	
——关于方声洞烈士的绝笔书	86
<b>发现了一匹千里马</b>	
——汪德耀与曾竹仪	90
<b>重逢已是耄耋年</b>	
——汪德耀与丁玲	93
<b>汪德耀与陈嘉庚</b>	96
<b>发扬萨本栋精神</b>	
——汪德耀与萨本栋	99
<b>汪德耀巧妙掩护进步师生记</b>	104
<b>海一般的胸怀 洋一般的情</b>	
——汪德耀教授与李约瑟博士	107
<b>九十以下是少年</b>	
——汪德耀与陈立夫养生同道	116
<b>一家三博士 兄弟四寿星</b>	
——汪德耀兄弟	122
<b>汪德耀与卢嘉锡</b>	127
附：	
<b>汪德耀年表</b>	132
<b>诗词对联选录</b>	
——祝贺汪德耀教授执教六十年暨九秩大寿	150
<b>后记</b>	153

## “五四”运动中的汪德耀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汪德耀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原名五城中学，现为北师大附中）二年级学生（当时学制为中学四年）。

五月四日那天，同学们还在上课。突然，英文老师跑进教室告诉大家：“发生大事了！三十二名大学生被政府逮捕了，其中有七名是北京高师的学生。”同学们都大吃一惊，忙问究竟。英文老师又告诉大家：今天上午，北京大学、北京高师、北京工专等十几所高等院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发表演说，散发传单，要求严惩亲手签署卖国的“二十一条约”的曹汝霖（北洋军阀政府交通总长）和先后任驻日公使的陆宗舆（后任财政总长）、章宗祥等亲日派卖国贼，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我国……他们的爱国示威游行，遭到帝国主义巡捕和反动军警的阻拦。大家由外侮想到国贼，于是，便去包围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在那里痛打了章宗祥，火烧了赵家楼。结果，反动军警逮捕了三十二名未及走脱的学生，把他们投入监狱。

听了英文老师的话，同学们再也按捺不住了。当时学校有学生自治会组织，主席是四年级学生赵世炎。大家受了《新青年》的影响，特别景仰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前辈，希望中国能迅速请来“德先生”（民主），“赛小姐”（科学），振兴华夏，富国强民。所以，年轻的同学们，对于反帝反封建的勇士，都充满敬意。

于是，附中的同学们冲出课堂，去支援大哥大姐们的斗争。五月六日下午，北京学生联合会在北京大学红楼地下室开会，汪

德耀和赵世炎作为唯有的两名中学生代表，参加了与军警当局的谈判。他们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陆、章三个卖国贼的官职，全面抵制日货，政府代表不得在巴黎和会的文件上签字。

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拒不释放被捕学生，提出先复课、后放人的条件，同学们坚决不答应。京师警察总监吴某甚至出面威胁利诱，说：“年轻人，不要荒废学业，这对你们自己没有任何好处；你们要适可而止，否则，将以扰乱社会秩序论处。”另一方面，又请协和医学院教务长格林博士（会讲北京话的英国人）“开导”游说：“政府是爱护你们学生的，你们应当听话，马上回到课堂去！”反动当局软硬兼施，都动摇不了同学们的意志，大家坚持条件，寸步不让。但反动当局也不松口，双方相持不下。

回顾一九一六年，蔡锷、黄兴两人病逝，念中学一年级时，国文老师以此出题，汪德耀就写文悼念蔡锷、黄兴，歌颂他们对民主革命的贡献，表示对袁世凯复辟称帝和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约的切齿痛恨。汪德耀在文章中写道：“他俩逝世，对中国来说，如鸟失双翼，车折两轮。”国文老师在上面加批圈红，张贴于教室墙上。大家把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比作秦桧，对卖国贼和北洋军阀深恶痛绝。

随着运动深入发展，北京青年学生的斗争，得到全国各地的支持，很快形成全国性的爱国运动高潮，北洋军阀政府被迫让步，释放了被捕学生，撤销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并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

这一年秋天，赵世炎高中毕业，便到法国勤工俭学去了，汪德耀接替他担任了附中学生自治会主席。为了扩大“五四”运动的辉煌战果，他们组织了“少年学会”，出版《少年》期刊，宣传白话文，宣传科学、民主、自由，反对封建文化、买卖婚姻。当时，刊

物中文笔最好的是夏康农(后来,他也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生物系学习,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文革”初期因脑溢血去世)。学生自治会还请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到附中兼课。他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学者,对学生灌输新文化、新思想,深受学生欢迎。

汪德耀念四年级时,北京高师一些教授办起了平民学校。学生自治会的干部们受到启发,也在附中发动学生办平民学校,汪德耀担任主任(即校长),教员有夏康农、李亮恭(后到法国留学,植物学家,台湾台中农学院院长)等同学。汪德耀还负责音乐课,教唱爱国歌曲。学生的行动感动了老师们,他们也协助上课,如国文教员师少元老师担任注音字母教学,这给了大家很大的鼓舞。

一九二一年初,北洋军阀政府因连年混战,镇压民运,弄得国敝民穷,大学发不了薪水,连教授都在饥饿线上挣扎。北京大学马叙伦等教授带头罢教,要求吃饭。中学生率先响应,支持教授、教师罢课。学生自治会带领同学们整队示威游行,高呼口号到段执政那里请愿。中华门紧闭不开,军警林立,如临大敌。中学生与大学生一起冲进去,结果,被反动军警包围,大家被关了一天一夜才冲出来。接着,大家又上街参与抵制日货运动。年轻的同学们,风华正茂,热情洋溢,废寝忘食地唤起民众,烧毁日货,严惩奸商。

一九二一年,法国政府利用退还庚子赔款的资金,在里昂办了一所大学,招收中国学生前往留学。先期到法国的赵世炎经常来信,鼓励汪德耀也到法国留学,加上《新青年》杂志经常宣传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宣传法国自由、平等、博爱,这对充满了幻想的年轻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于是,汪德耀报了名,经过英、汉、算三门功课的考核,他被录取了。

但是，要攻读什么学科呢？汪德耀请教了一些进步老师。他们说，要改造中国社会，必须研究社会学；而研究社会学，得先研究生物学，因为人是最高级的动物，只有研究人，研究生物学，才能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加上蔡元培先生经常宣传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和巴斯德等人的成就，使汪德耀更醉心于这门学科。于是，他于一九二一年秋天，到法国就读中法大学。中学同班同学夏康农、李亮恭、尹赞勋（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何穆（医学家）等人也都到法国留学。这个时期，汪德耀一直在做着“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美梦，思念“德先生”、“赛小姐”能早日光临灾难深重的祖国。

六十七年过去了，回顾“五四”时期的这段经历，缅怀在斗争中及以后历次革命中牺牲的同学和战友，他的感触是很深的。八十四岁的汪老，如今自比为“老骥”，他想与年轻的骏马一道奋蹄疾进，奔向光辉灿烂的未来！

## 烈火熔铸友情

### ——汪德耀与革命先驱者赵世炎

赵世炎祖籍四川酉阳县，一九一五年八月考入北京高师附中；汪德耀则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入学，他们相差两届，为何相识并成为莫逆之交，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一八年，国文老师张少元以悼念蔡锷、黄兴逝世为题，要求学生作文。汪德耀作文中有“他俩仙逝，于革命事业，如鸟折两翼，车失双轮”之句，被张少元老师加批双圈张贴。赵世炎看了，便找到汪德耀，两人结为好友，赵世炎经常对汪德耀说：“生今之世，处此万恶社会，不奋斗何以为也？”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附中便成立了学生会，赵世炎被推选为干事长、汪德耀负责宣传。学生会组织并领导了附中学生参加五四运动，首先宣布罢课——这在当时全国的中学未有先例。为了营救被反动军阀政府无理逮捕的三十二名北京高校学生，北京学生代表在原北京大学红楼地下室举行秘密会议，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赵世炎和汪德耀作为仅有的两名中学生代表参加。就这样，五四运动在附中起了发聋振聩的作用，促使埋头书本中的莘莘学子觉醒。自此，赵世炎经常到汪德耀家里。

一九一九年七月，赵世炎中学毕业，即考入北京法文专修馆学习，该校实际上是留法勤工俭学生预备班；经李大钊等同志介绍，他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9月，赵世炎以校友的身份，发起组织“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少年学会”，汪德耀是积极参加者之一，并继赵世炎之后，任附中学生会干事长。少年

学会出版了《少年》(半月刊),赵世炎任主编,汪德耀积极撰稿,投入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一九二〇年五月九日,赵世炎等一百多人(其中有肖三、张天翼等),从上海乘轮船赴法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抵法后,赵世炎即写信给汪德耀,希望他毕业后,也能赴法勤工俭学。赵世炎在法国非常拮据,有时每天只吃一餐,但他们之间的通讯却从不间断。

汪德耀与少年学会的同志们一道,继续出版《少年》杂志。一九二〇年底,赵世炎从法国寄一封信给汪德耀(号伯明)等人(此信现收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赵世炎选集》中),商量在《少年》上出版《勤工俭学研究专号》事宜。信的末了说:“我诚恳地盼望我们朋友务要从冷静处窥探人生,于千辛万苦中,杀出一条血路!……”

一九二一年秋,汪德耀中学毕业,怀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考取了里昂中法大学公费生,也到法国留学去了。赵世炎作为勤工俭学生的代表,两次从巴黎到里昂公干,顺便看望汪德耀、夏康农、李亮功等旧友。这时,赵世炎已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经常与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立三、蔡和森等在一起活动。一九二一年底因里昂中法大学事件,汪德耀与赵世炎失去了联络。

一九二三年三月,赵世炎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一九二四年夏天回国,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赵世炎是组织者与领导者之一。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由于叛徒出卖,赵世炎被捕,七月十九日英勇牺牲。

这时,汪德耀已从里昂转到巴黎大学,攻读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有一天夜晚,他收到一本油印刊物,打开一看,原来是《纪念赵世炎牺牲》专号,是华工地下共产党组织出版、从巴黎比央

古区寄出的，他从中得知赵世炎牺牲的情况，深为哀痛！

五四运动至今已六十八年，赵世炎同志也已牺牲整整六十年，汪老忆及这些经历，心情激动不已。他说：“今天的年轻人应当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学习环境，用真才实学来建设和保卫祖国！”

## 汪德耀与露丝

### 爱情

一九二九年夏，面临英吉利海峡的巴黎大学罗斯可夫海洋生物研究所里来了一群年轻的中国留学生——童弟周、雍克昌、张玺、张作人以及本文的主人公汪德耀。他们利用暑期，从里昂、斯特拉司堡及比利时来这里一起度假。

一天夜晚，从大西洋来的暴风雨猛烈地袭来，似乎要把研究所及其周围的一切撕裂、吞没。汪德耀和几位法国同学却相邀冲到海边，淋浴天浴。他们五六个人，胳膊挽着胳膊，屹立在岩石上，大雨、海浪、雷鸣、狂风都压不住他们的朗朗笑声。在闪电中，分明看出其中有一位姑娘，金发碧眼，肌肤晶莹，昂首挺胸。

她叫露丝·德维莱，巴黎大学药学院学生。她的外公德拉惹教授是一位著名实验动物学家，也是这个研究所的所长。她的父亲德维莱是药物学博士。这次露丝和她的父母、妹妹和弟弟都到外公的研究所度假。这时，岩石上的这堵人墙由五个法国人、一个中国人组成。那位来自万里之遥的异邦青年所具有的谦逊、勤劳、勇敢，以及乌发、黑眼、黄肤的亚洲特色，特别引起露丝的好感。

这年暑假的后半段，汪德耀飞到瑞士新城，在日内瓦湖畔的一所别墅里拜访了法国大文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罗曼·罗兰。他带了五套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请作家签名留念。除了汪德耀自己的一套外，其余四套是露丝和她的弟妹们的。露丝一家人都崇拜罗曼·罗兰，当他们看到那签字时，都欣喜若狂；露丝深情地望了望汪德耀：“汪，你看这签字，多

么矫健有力，简直要展翅腾飞了！”

新学年开始，汪德耀回到巴黎，继续攻读细胞学博士学位。每个星期天，露丝和她的双亲都热情邀请他到位于巴黎郊区凡赛勒的家中作客。露丝年轻、美貌，家境优裕，自然不长于献殷勤待人。可是她却最乐于接待汪德耀。而汪德耀也喜欢上露丝家。他们在花园里散步，到歌剧院观戏。塞纳河畔的林荫道上，卢森堡公园的喷水池旁，都留下了他们的踪迹。

第二年八月的一天，在巴黎大学教授普伦朗博士（他是汪德耀的导师之一，继已故的德拉惹教授任罗斯可夫研究所所长）家的客厅里，教授指着一本杂志说：“瞧，这是汪几年前写的论文《巴斯德的生平和事业》。那年，你才二十一岁吧？”

汪德耀腼腆地“嗯”了一声。

露丝喜形于色地拿出一份巴黎著名大报《小巴黎人报》，它的头版以显著位置发表了一篇题为《参加中国革命军的一个女孩子》的评论文章，详细介绍了中国女作家谢冰莹所写的《从军日记》一书的内容，并指明这本书的法译本是中国留学生汪德耀的作品，由罗曼·罗兰推荐。露丝对普伦朗博士和双亲说：“汪送我一册《从军日记》，我反复读了几遍，我喜欢那位投笔从戎的中国女子，钦佩她的爱国热忱！我更欣赏汪的译笔，简直难于置信，这样优美的译文出自一位研究细胞学的中国学生之手！”

在旁的德维莱博士拍着汪德耀的肩膀：“这是我们家的光荣，汪，你是我们家里的中国亲人，我们全家人都会很高兴读你的译著和论文。”

一九三一年初夏，在巴黎大学一间可容百余人的教室里，正在举行博士学位的论文答辩会。露丝一家六口人，百分之百赶来参加。汪德耀答辩之后，主持人巴黎大学著名的胚胎生理学家万特培尔教授宣布休会。学术委员会的教授和教育部的专家代表

们立即磋商，评定成绩。这时，露丝一家人的心弦都被绷得紧紧的，和当事人汪德耀没有两样——尽管他们都看到，汪德耀论文独创，答辩出色。当学术委员会主席和法国教育部代表宣布汪德耀的论文成绩优异、授予法国巴黎大学最高学位——国家博士学位时，掌声最热烈的莫过于露丝，她激动得泪珠挂在两腮，倒在妈妈怀里。德维莱博士走到汪德耀面前，拉着他的手热情祝贺：“汪，你是我们家里年轻一代中的第一个博士！”

露丝全家用汽车把汪德耀载回家里，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家宴。过分的兴奋、激动，使善于辞令的汪德耀几乎讲不出话来。

两位导师——万特培尔教授和细胞学家巴哈博士也前来祝贺。他俩郑重地提出了一个要求：“亲爱的汪，你应当留在罗斯可夫研究所，继续和我们一起工作！”话音刚落，汪德耀的神情立刻变化了，他一向尊敬这两位和蔼可亲的学者和长者，但是对于这个要求，他不能答应，也不敢贸然拒绝，他沉吟了一会儿说：“我尊敬的导师们，请允许我考虑考虑。”后到的普伦朗教授一听，马上劝说：“汪，世界上要找像罗斯可夫这样历史悠久、设备齐全、条件优越、人材济济的研究所，是不容易的！”

德维莱博士马上补充道：“教授的意思是这儿需要你，你也需要这儿！”

德维莱太太用柔和的声调说：“汪，我可以作证，我父亲的继任人普伦朗教授看中的人并不多，尤其是外国学生。再说，你以后可以住到我们家里，你一样是这座楼房和花园的主人。你愿意回国去探望一下亲人也未尝不可，不过，你一定要留在法国工作。再说，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露丝……”

露丝呢？——此时无声胜有声。倒是她的小弟弟，中学生查尔跳将起来，搂住汪德耀：“亲爱的汪，你像我们的长兄，请接受弟妹们的挽留；要是你走了，我们会多么伤心！”

汪德耀擦了擦眼角的泪花，说：“我真心地感谢你们的深情厚意，我的成就和你们分不开，我也喜欢这个诞生了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巴斯德，还有罗曼·罗兰的国度。至于我的去留，请容我……”

普伦朗教授说：“当然，年轻人，这得尊重你、你在国内的亲人和贵国政府的意愿；我们只是出于好心。当前中国的政局，恐怕不利于你的研究工作，毕竟，和平安定是科学的褓姆。如果你留下来的话，这也并非先例……”

这之后，汪德耀和露丝还有好些日子，并肩出入巴黎圣母院，参观凡尔赛宫油画院，在巴黎公社墙前留影……

有一天傍晚，他们来到巴黎近郊布罗聂天然森林公园，那儿不仅风景秀丽，而且有许多英雄美人的艳事和传说。

露丝指着雪白的郁金香说：“汪，这白色的郁金香，象征着纯洁！”

汪德耀捻着一朵六瓣的花闻了闻：“是的，我们的友情就像这花儿一样！”

他们走到一条小溪旁，听到有人在轻声地朗诵着：“你听到了吗？湖水波浪的声音，微风吹拂的声音，树林呼吸的声音，一切自然的声音，都在说：他们相爱过。”

“啊，这是浪漫派大师拉马丁的长诗《湖之歌》的最后一节！”露丝惊叹地说。

“你喜欢它？”

“简直是在写……写我们……”露丝含情脉脉地说。

一个少女一旦心有所属，会向往得很多很远，浮想遨游，何况这良辰美景，在心爱人的身旁。

“露丝！”汪德耀终于鼓足勇气，说出了自己的决定：“尽管我十分喜欢你，可是，我要请你原谅，我必须回祖国去！”

“回国？永远？”露丝一颤，脸色苍白。

“咱们前天参观‘先贤祠’，你看那排高高的圆柱上，不是刻着一行字吗？‘伟大的人们，祖国感谢你们！’我也有祖国，我的事业在那里！”

“汪，你在法兰西生活了十一个年头，难道这儿不是你的第二故乡吗？”她撅着小嘴、两道弯弯的眉毛不自觉地紧蹙在一起，在明朗的月光下，脸部的表情更加妩媚可爱。

“露丝，可以这么说的。但毕竟有第一、第二之分。你看过《从军日记》，你知道中国大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日本军阀侵占了东三省，四万万同胞在水深火热之中！……”汪德耀的目光射出火花。

露丝尽力镇定自己：“你们中国不是有句叫‘孤掌难鸣’的老话吗？就你着急能成就什么事业？”

“不，不是我一个人，是千千万万，千千万万！你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五四运动吗？那时，北京学生在北京大学集会，我和赵世炎同学是全国仅有的两名中学生代表，可那时参加斗争的人就有成千上万，我们火烧卖国贼的家，痛打了他们，使当政者不敢在巴黎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我们被北洋军阀段祺瑞关在中华门，一天一夜，不屈不挠。赵世炎后来到法国勤工俭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回国后领导了工人运动，1927年被反动政府杀害了。这样黑暗的中国，需要多少普罗米修斯去窃火呀！我有一分光，要发一分热，而且要全部散发在祖国的大地上！”汪德耀越说越激动。

“汪，我理解你，可就是舍不得你。难道你爱国，就不应当有爱情吗？”露丝柔情地问。

“爱情，爱国，我都应当有，可我只能先把爱情献给多灾多难的祖国。‘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